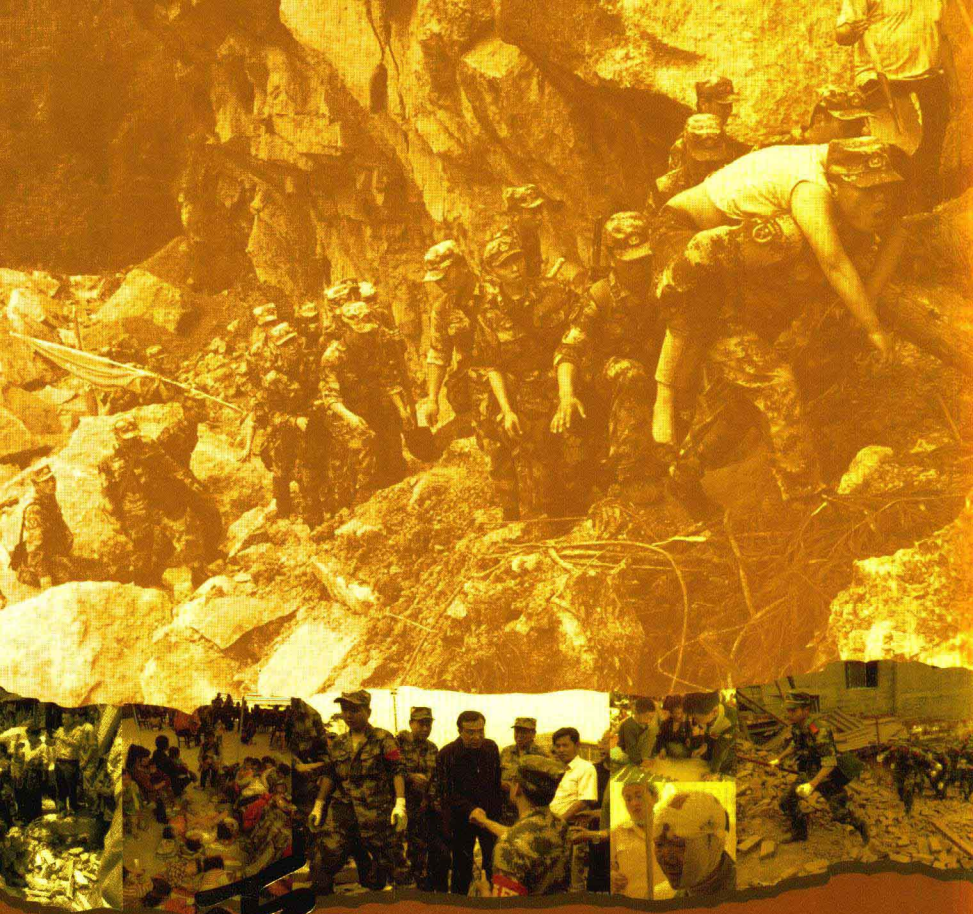




爱，与你同在

——芦山地震中的感动

陈新 王卉 著



人民出版社



爱，与你同在

——芦山地震中的感动

陈新 王卉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敬文

版式设计：马 龙

责任校对：杜凤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你同在——芦山地震中的感动 / 陈新，王卉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01-012184-0

I. ①爱…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2905 号

爱，与你同在

AI YU NI TONG ZAI

——芦山地震中的感动

陈新 王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18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2184-0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刚刚结痂的伤口，却又被残忍地撕开，没有比这更令人疼痛的了。

这种疼痛，只有四川人感受尤为深刻。

2013年4月20日8时零2分，就在2008年5月12日大地震发生尚不足五年之际，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天全县交界处又发生了震级达到7.0级的大地震。因为是周末，那一刻，生活恬淡的成都人还在睡懒觉，但楼房疯狂地摇曳，颤栗，惊慌便在一瞬间漫延开来，人们纷纷从家里奔出，集在户外的空阔地里，叽叽喳喳地倾诉着那惊心动魄的历险。

曾历经惨烈的汶川8.0级大地震伤痛的洗礼，使居住在这座毗邻灾区最近的省会城市的人们，在面对突然而至的地震灾难时，心绪已平和理性了许多。当时除了大谈地震发生时，自己都在干嘛，以及以何种状态跑出来的情景外，人们更关注的是此次大地震的震中在哪儿，先是从收音机里听说在四川雅安雨城区，接着又听说是在雅安芦山县。但无论听说地震震中在哪儿，人们的表情和嘴里，都禁不住发出一阵

阵撕心般的痛。

当恐慌渐息，纷纷归巢后，人们心中更多的牵挂也是灾区，更是灾区人民。打开电视，关注新闻，这个普通岁月里的普通周末，不知不觉间，多少人的泪腺情不自禁地被打开，一次又一次。

天灾无情，泪水除了传递情感外，实际上面对灾难，爱与关怀，才是一种最佳的疗伤药。

4月20日晚饭后，与一友人散步于水碾河路，边走边聊芦山大地震发生时，自己都在干嘛、如何惊慌失措地从家里跑出的情景，以及从电视上看到的芦山震区的灾情。友人说他正申请第二天去芦山灾区现场采访。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曾去灾区实地采访过，九死一生，在收获很多感动，收获很多人生感悟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地震灾区采访时自我保护的经验，因而友人向我咨询他要是去灾区采访时该准备些什么，注意些什么。

就在我滔滔不绝对友人讲述相应的注意事项时，我俩突被娇子音乐厅一角一个近似怪叫的声音吸引住了：只见一个智障者，手里拿着一个廉价麦克风，在咿咿呀呀地唱着什么。虽然谁也不知道他唱的是哪首歌曲，因为他的嗓音实在太差了。但他脚下放着一个鞋盒，鞋盒里躺着七零八落的一些角票、元票，却能让人一目了然：此痴呆者街头献唱，是为讨钱。

看到这个智障者的可怜相，有人给他钱，也有人说“‘瓜娃子’最容易博取人们的同情心了，可是坐趟公交车才花1

元钱，真是给也不好，不给也不好。”“瓜娃子”是成都人对智障者的蔑称。

我与友人向来同情弱者，尤其是这样可怜的智障，便各给了他五元钱，然后继续聊着芦山地震的事，一路慢行。

友人如愿，获准于4月21日上午9时随成都新闻界其他记者一起前往芦山灾区采访。但8时许，友人却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在娇子音乐厅外又遇到了那个智障者。他正奇怪为什么此智障人这么早就出来要钱时，智障者却走向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角。

友人大骇，但几乎是一瞬间便明白了是咋回事，于是心里顿生后悔：昨夜不该给这个瓜娃子钱啊！这不？乱发同情心又给自己添上麻烦了！

然而，正在友人寻思着怎么摆脱这个智障者的时候，智障者却拿出一个装着一包零钱的塑料袋递给了友人，并言语不清地表达说，昨夜听友人与我聊天，说要去芦山地震灾区采访，便特地一大早起床，在娇子音乐厅外守株待兔地等我的友人，想请其将他讨的钱带去捐给芦山地震灾区的人。

友人感动了。但他是电视台摄像记者，当时手上又没有设备，便打电话将这一感人经历告诉了我。

友人的讲述同样感动了我。昨夜智障者讨钱的情景再现脑际，我的视线模糊了，脑海中突然有了这样一个词：有一种爱，叫与你同在！

芦山地震发生后，爱无处不在：一个只有12岁的小女孩，为了救同母异父的弟弟，在地震发生那一瞬间，她用自

己娇弱的身体扑在弟弟的身上，弟弟得救了，她却不幸身亡；一个新娘子，正准备举行婚礼时，地震发生了，她马上便想到了自己身为记者的责任，即使仍穿着婚纱，却也开始了对灾情的报道；为了支持丈夫去前方救灾，一个女子举办了只有一个人的婚礼；成都金牛万达广场，流浪歌手为灾区开起了“演唱会”；为给灾区伤病员提供充足血源，成都市民自发排长队输血，7小时便输满了血库；芦山妈妈重伤，刚满4个月的宝宝喊饿，有900个正值哺乳期的成都妈妈为其排队当奶妈，接力喂奶……

两位战士在救灾途中，不幸遇难，这是爱；为救一家四口，20邻居手刨废墟9个小时没歇气，这是爱；地震发生后，习近平第一时间作出指示，首要任务是抢救生命，这是爱；李克强第一时间飞赴灾区，亲察灾情，这也是爱……

地震是可怕的，因为地震就意味着撕裂，撕裂我们的房屋，撕裂我们的财产，撕裂我们的亲人，撕裂我们的肉体 and 心灵。

撕裂是痛苦的，但爱，却是撕裂这种疼痛的天敌，政府之爱、社会之爱、亲人之爱、邻里之爱都是撕裂这种疼痛的天敌……

面对撕裂，只要有爱，我们便精神不倒！有爱在，即使再深的伤痛，也会有愈合的时候！

陈新

2013年5月4日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地震突至，剜心的痛中有爱闪耀.....	001
第二章 拼力自救，受伤的我们相扶相携.....	049
第三章 神兵天降，正能量就是同舟共济.....	103
第四章 爱雨倾盆，五湖四海都是雅安人.....	173
第五章 爱是春风，废墟上绽放感恩之花.....	217
第六章 笑傲灾患，爱的力量赢四方赞誉.....	253

第一章

地震突至，剜心的痛中有爱闪耀

虽然，

一幕幕地震灾难镜头触目惊心，

一幕幕地震灾难镜头扼腕断肠；

但是，

一幕幕地震灾难镜头中也有爱在闪烁，

一幕幕地震灾难镜头中也有感动绽放。

■ 难得清梦被摇醒：“地震咋个又来了？”

清晨的天气阳光温暖和煦，轻风宜人。

这是一个难得清爽的星期六。

2013年4月20日，谷雨。谷雨无雨，却也似乎充满着祥瑞之兆。

元代诗人崇仁吴、澄伯清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载：“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谷雨时节作去声，如雨我公田之雨。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

古人将谷雨分为三候：“第一候萍始生；第二候鸣鸠拂其羽；第三候为戴胜降于桑。”是说谷雨后降雨量增多，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便开始提醒人们播种了，然后是桑树上开始见到戴胜鸟。

谷雨时节，万物蓬勃生长，扼守传统的人们都会在这一天尽情地放飞对这一年的希望。

晨光熹微，花重锦官。成都市民一如往常地享受惬意的周末，或呼呼酣睡，庄周梦蝶，栩栩然自由翩飞，轻灵飘渺；或在安乐祥和中醒来，踩着幸福的鼓点，披一身晨光，在公园里早练，在林荫道漫步……

然而，8时零2分，一阵颤抖从大地深处传来，瞬间撕

裂了这日日绽放的和谐的风景——这一刻，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天全县交界处，发生了震级达到 7.0 级的大地震。

曾历经惨烈的汶川 8.0 级大地震伤痛的洗礼，已让成都市民们深知灾难的狰狞可怕，因而面对楼房疯狂地摇曳，颤栗，家具、物品叮叮当当地跳舞，惊慌便在一瞬间漫延开来，尚置身室内的人们便神色惶惶地纷纷从家里奔出，集在户外的空阔地里，叽叽喳喳地倾诉着那惊心动魄的历险。

该死的地震，怎么如此亲近四川人啊？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尚不足五年之际，心灵上刚刚结痂的伤口，却又被残忍地撕开了，谁见过比这更令人悲伤的疼痛？

这种疼痛，只有四川人感受尤为深刻。

居住在这座毗邻灾区最近的省会城市的人们，在面对突然而至的地震灾难时，其实相比于“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心绪已平和理性了许多。因而当时齐聚于空阔地上一丛又一丛的人们，除了大谈地震发生时，自己都在干嘛，以及以何种状态跑向户外的情景外，更关注的是此次大地震的震中在哪儿，先是从收音机里听说在四川雅安雨城区，接着又听说是在雅安芦山县。但无论听说地震震中在哪儿，人们的表情和嘴里，都禁不住发出一阵阵撕心般的痛。

当恐慌渐息，纷纷归巢后，人们心中更多的牵挂也便是灾区，便是灾区人民。打开电视，关注新闻，再次确认震中位置后，这个普通岁月里的普通周末，一种撕裂，撞痛了人们原本坚强的神经，多少人的泪腺情不自禁地被打开。一次

又一次。

8时零2分，地震疯狂地发生这一刻，好不容易得闲的成都市民杨炯，还和刚8岁的儿子杨乐炯在赖床。

“爸爸，地震了，快起来跑！”杨乐炯很警觉。床摇得厉害，楼下闹得很凶，但杨炯猜想这种摇曳和颤栗程度，成都都不可能是震中，也便没怎么当回事。

“都地震了，快起来跑嘛！”杨乐炯继续催促他。想到当天要送儿子去学英语，杨炯也才懒洋洋地起了床，并特意叫儿子背上书包，然后下楼。

杨炯是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华西都市报》的资深记者，

芦山大地震发生时，成都市民纷纷跑出户外。（陈新 摄）



1975年3月21日出生于雅安市大渡河边一个小山村，毕业于四川大学。1997年进入新闻圈，1999年8月进入《华西都市报》，2013年春，被任命为《华西都市报》驻雅安记者站站长。

在《华西都市报》工作14年来，杨炯当过记者，干过编辑，也做过编务，管过账……在记者岗位时跑过时政和医疗口子，策划并采写过很多产生广泛影响力的舆论监督报道，如《东风渠夺命隐患》、《大观堰湿地被蚕食》、《市民看病难，医改何去何从》等大型系列报道。

因为家在成都，自派驻雅安记者站后，杨炯回家的次数便屈指可数。这次也是两个多星期没回成都的家了，好不容易抽出时间，于4月19日晚离开雅安回到成都看老婆儿子，本想好好放松一下，睡个懒觉，谁知却又遭遇突然而至的地震，虽然他料定这个地震震中不在成都，也不太可能给他和家人造成什么危害，但这个地震打扰了他的清梦，他也觉得了无好感。

谁知，地震带给杨炯的恶感还不仅只这一点，还在继续。

当他带着儿子杨乐炯刚刚走下楼，加入避震队伍时，便接到了报社方面发来的短信：“震中在芦山县！你在雅安还是在成都？你安然无恙吧？”

读罢这条短信，杨炯一下子懵了：芦山县隶属于雅安市，雅安市既是自己的故乡，又是自己负责的区域，怎就遭此大劫？！

杨炯曾多次去过芦山，对芦山的了解烂熟于心。

芦山县是成都平原以西鲜为人知的一颗旅游明珠，芦山县北与汶川县，东北与成都崇州市、大邑县，东南与成都邛崃市，南与雅安市雨城区，西南与天全县，西北与宝兴县相连。距成都 180 公里。

芦山全县一千多平方公里处处是峨眉秀峰，步步是西湖美景。青山伴侠骨，绿水绕忠魂，三国时姜维便以其忠肝义胆和悲壮历史赋予了芦山城一个美丽的名字——姜城。

芦山县是一座具有 23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在小小的县境内不可思议地拥有着两个世界第一——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和世界上最大最长的砾岩溶洞。

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经由这里伸向遥远的南方，著名的茶马古道也从此蜿蜒远去，时光虽然已过去了千年，司马相如出使西域的身影尚回荡在芦山。

芦山县曾经是三国名将姜维的封地，这里至今保存有姜维的墓碑。

芦山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且还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令人敬仰的红军文化——1935 年红军长征时，曾在这里休整长达 3 个月之久，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红军总医院就曾设在芦山县龙门乡。

芦山除了风景优美以外，矿产资源也别具特色，其中尤以与“印度红”齐名的“中国红”系列红花岗石闻名。

为什么一场 7.0 级地震选择了这样一座美丽的地方啊？

因为那一刻电话完全打不通，他便马上回了一条短信：

“我在成都休周末，请求马上奔灾区！”

不等领导回复，杨炯便反身上楼，冒着连连不断的余震从家里背出采访包便往位于成都市红星中路的报社冲。正如汶川地震时一样，自己就职的《华西都市报》，作为全国都市报系领军媒体之一，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派出采访团队前往灾区一线的，他得在第一时间赶往报社，赶上这趟采访车。

事实上，芦山地震发生以后，《华西都市报》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报道机制，成立了以总编辑李鹏为总指挥、涵盖所有部门的报道组，迅速组织和投入抗震救灾新闻报道和生产，第一时间派出记者，第一时间（震后2分钟）发出华西都市报微博报道、开通寻亲热线，新闻热线96111成为雅安官方唯一寻亲热线，并先后派出60多名记者赶赴灾区采访，每日以近20个版的规模进行报道……

地震惊心，大街上塞满了躲避余震的市民和车辆，路上堵车，打出租车没戏，等公交车也没戏。但灾情严重，时不我待，杨炯只能背着采访包便往报社疯跑。由于跑的过程中心急如焚，平时常常在下班后步行回家的他却第一次感觉到从家到报社的距离太远，也第一次发现纵然跑步前进，行进速度也是如此之慢。

从家到报社，平时步行需要50分钟时间，但杨炯一路奔跑，紧赶慢赶，只用了30多分钟便跑到了报社。

对其他人来说，跑这一段路真不算太难，但这对杨炯来说，却绝对是冒险，因为他是一个严重心脏病患者，也曾做过心脏手术，脆弱的心脏里至今还留着金属片。在他做过手

术，医生曾多次叮嘱过他“不能剧烈运动”，但是此时作为一个记者，为了新闻事业，他却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拼了……

跑到报社时，向雅安芦山灾区进发的采访车队正准备出发，他真是掐秒掐分地加入了前往灾区的采访团队，尽管此时杨炯已是气喘吁吁，挥汗如雨，但能在采访车队出发前赶来，他还是稍许欣慰，悬着的心也踏实了许多。

此次采访车队有10多辆车，车上坐满了报社的记者中的中坚力量，虽然这些同事平时聚在一起时都喜欢开玩笑，说段子，但此刻，在领导对大家分派完相应的报道区域和对接口子后，整车人都沉默着，不仅再无一人说话，而且每个人脸上写满了对前方灾区遭灾程度未犹可知的担忧和揪心。

采访车一路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向雅安方向冲去。路边往昔熟悉的风景此时在杨炯眼中都是那么可有可无，丝毫唤不起他心中惬意饱览的美感，他心中装着的全是雅安！全是雅安的父老乡亲！全是总想臆想，却又总不敢臆想的灾情……

两个多小时后，采访车队终于到达了雅安城区。考虑到杨炯是《华西都市报》驻雅安记者站的站长，跟雅安市委、市府的各级机关关系熟悉，便指派他先去雅安市应急救灾指挥中心采访。

■ 可爱的震生女儿被无情地震死

芦山 7.0 级地震的应急救灾指挥中心，设在雅安市行政中心 3 楼的雅安市政府应急办。在赶往应急救灾指挥中心的途中，杨炯在桃花巷口、吉选超市门前，看见有采血车在街头采血，有大量群众排队献血时，他立即赶赴现场采访，并发出了回到灾区投入报道的第一条微博：“雅安血库告急，多辆血液采集车开上了街头。”

上午 11 时许，杨炯赶到了芦山 7.0 级地震的应急救灾指挥中心。这时，他看到指挥中心人头攒动，由于通往芦山和宝兴的道路中断，电话打不进去，房屋垮塌和人员伤亡不明……这使得穿行于应急办房屋和通道之间的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紧张甚至慌乱。

身为新闻记者，其职业要求便是应该在此时向这些处于指挥中枢的人员打听各种最新的信息，但这时的杨炯却既想问，却又颇为不忍。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芦山 7.0 级地震的应急救灾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的信息对接中，听一些从灾区传出的资讯。

“宝兴死亡 6 人，多人受伤。”这是宝兴第一次向指挥部传来的信息，随即，通讯再次中断……

不知道过了多久，杨炯听到专门传送灾情最新信息的工